

劍 血 碧
石

上

金 席

海峽文艺出版社

碧血剑

(上)

• 香港 • 金庸

*

海峽文艺出版社出版
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12.875印张 2插页 260千字

1985年2月第1版

1985年2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10368·8 定价: 2.16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是香港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的力作，描写的是：明代末年，朝政腐败，民不聊生，而在我国东北边陲的满族部落却开始崛起，举兵南侵。明大将袁崇焕奋起抗清，屡建奇功，反被崇祯所杀。其子袁承志长大之后，拜“神剑仙猿”穆人清为师，苦练武艺，誓报父仇。他下山之后，博采武林诸家之长，特别是得到“金蛇郎君”的蛇剑之术，武艺更为精湛。当时，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威声大振，势如破竹。袁承志积极为农民起义军筹集军费，数挫明官军，并与入侵清兵浴血奋战，深得武林弟兄的崇敬，被拥戴为七省帮主。但他不以武艺自骄，而是以德服人，并在征战中与“金蛇郎君”之女温青青产生了真挚的爱情。后来，由于李自成起义失败，袁承志和青青迫于时势，只好流落海外。

本书继承了我国古代武侠小说的优秀传统，情节曲折，故事感人，悬念甚强，特别是对武林各派恩怨纠葛的描写，更为生动，将使读者从中获得较为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武林常识。

本书分上下两册出版。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
| 第一回 | 危邦行蜀道 | 乱世坏长城.....(2) |
| 第二回 | 恩仇同患难 | 死生见交情.....(38) |
| 第三回 | 经年亲剑侠 | 长日对楸枰.....(74) |
| 第四回 | 矫矫金蛇剑 | 翩翩美少年.....(114) |
| 第五回 | 山幽花寂寂 | 水秀草青青.....(149) |
| 第六回 | 踰墙搂处子 | 结阵困郎君.....(186) |
| 第七回 | 破阵缘祕笈 | 藏珍有遗图.....(223) |
| 第八回 | 难解女儿心 | 易寒强敌胆.....(256) |
| 第九回 | 双姝拚巨赌 | 一使解深怨.....(303) |
| 第十回 | 不传传百变 | 无敌敌千招.....(356) |



危邦行蜀道 第一回 乱世坏长城

大明成祖皇帝永乐六年八月乙未，西南海外浔泥国国王麻那惹加那乃，率同妃子、弟、妹、世子，及陪臣来朝，进贡龙脑、鹤顶、玳瑁、犀角、金银宝器等诸般物事。成祖皇帝大悦，嘉劳良久，赐宴奉天门。

那浔泥国即今婆罗洲北部的婆罗乃，又称文莱（浔泥、婆罗乃、文莱，以及英语 Brunei 均系同一地名之音译），虽和中土相隔海程万里，但向来仰慕中华。宋朝太平兴国二年，其王向打（即苏丹，中国史书上译音为“向打”）曾遣使来朝，进贡龙脑、象牙、檀香等物，其后朝贡不绝。

麻那惹加那乃国王眼见天朝上国民丰物阜，文治教化、衣冠器具，无不令他欢喜赞叹，明帝又相待甚厚，竟然留恋不去。到成年十一月，一来年老，二来水土不服，患病不治。成祖深为悼惜，为之辍朝三日，赐葬南京安德门外（今南京中华门外聚宝山麓，有王墓遗址，俗称马回回坟），又命世子遐旺袭封浔泥国王，遣使者护送归国，赏赐金银、器皿、锦绮、纱罗等物。

遐旺王奏称，小国后山，颇有神异，乞皇上赐封，表为一国之镇。

成祖便封其山名为“长宁镇国山”，亲制碑文，并题诗一首，诗曰：

“炎海之墟，淳泥所处。煦仁渐义，有顺无违。凄凄贤王，惟化之慕。导以象胥，邇来奔赴。同其妇子，兄弟陪臣。稽颡阙下，有言以陈。谓君犹天，遣其休乐。一视同仁，匪偏厚薄。顾兹鲜德，弗称所云。浪舶风樯，实劳恳勤。稽古远臣，顺来怒越。以躬或难，矧曰家室？王心亶诚，金石其坚。西南蕃长，畴与王贤？巍巍高山，以镇王国。镜文以石，懋昭王德。王德克昭，王国攸宁。于斯万年，仰我大明。”

成祖皇帝的御制诗文，便刻在淳泥国长宁镇国山的一块大石碑上。此后洪熙、嘉靖、正德年间，均有朝贡。中国人去到淳泥国的，有些还做了大官，被封为“那督”。

到得万历年间，淳泥国内忽起内乱，《明史·淳泥传》载称：“其王卒，无嗣。族人争立，國中杀戮几尽，乃立其女为王。漳州人张姓者，初为其国那督，华言尊官也，因乱出奔，女主立，迎还之。其女出入王宫，得心疾，妄言父有反谋。女主惧，遣人按问其家，那督自杀。国人为讼冤。女主悔，绞杀其女，授其子官。”

这位张那督的女儿为何神经错乱，向女王诬告父亲造反，以致酿成这个悲剧，想必另有曲折内情，史书并未详载，后人不得而知。福建漳州张氏在淳泥国累世受封那督，颇有权势，为其国人所敬。

华人在彼邦经商务农，数亦不少，披荆斩棘，甚有成绩，和当地土人相处融洽。费信《星槎胜览》一书中记云：

“浔泥国……其国之民崇佛像，好斋沐。凡见唐人至其国，甚有爱敬。有醉者，则扶归家寝宿，以礼待之若故旧。”有诗为证，诗曰：

“浔泥沧海外，立国自何年？夏冷冬生热，山盘地自偏。

积修崇佛教，扶醉待宾贤。取信通商舶，遗风事可传。”

浔泥国那督张氏数传后是为张信，膝下惟有一子。张信不忘故国，为儿子取名朝唐。

到张朝唐十二岁那一年，福建有一名士人屡试不第，弃儒经商，随着乡人来到浔泥国。这人不善经营，本钱蚀得干干净净，无颜回乡，就此流落异邦。有人荐他去见张信，想要谋个生计。张信和他一谈之下，心下大喜，便即聘为西宾，教儿子读书。

张朝唐开蒙虽迟，却是天资聪颖，十年之间，四书五经俱已熟习。那老师力劝张信遣子回中土应试，若能考得个秀才、举人，有了中华的功名，回到浔泥来那可是大有光彩。张信也盼儿子回乡去观光上国风物，于是重重酬谢了老师，打点金银行李，再派僮儿张康跟随，命张朝唐随同老师回漳州原籍应试。

其时正是崇祯六年，逆阉魏忠贤虽已伏诛，但在天启朝七年之间祸国殃民，杀害忠良，天下元气大伤，兼之连年水旱成灾，流寇四起。张朝唐等三人从厦门上岸，雇船西上漳州。不料只行出数十里，四乡忽然大乱，一群盗贼涌上船来，不由分说，便将那教书先生杀了。张朝唐主仆幸好识得



水性，跳水逃命，才免了一刀之厄。

两人在乡间躲了三日，听得四乡饥民聚众要攻漳州、厦门。这一来，只将张朝唐吓得满腔雄心，登化乌有，眼见危邦不可居，还是急速回家的为是。其时厦门已不能再去，主仆两人一商量，决定从陆路西赴广州，再乘海船出洋。两人买了两匹坐骑，胆战心惊，沿路打听，向广东而去。

幸喜一路无事，经南靖、平和，来到三河坝，已是广东省境，再过梅县、水口，向西迤邐行来。张朝唐素闻广东是富庶之地，但沿途所见，尽是饥民，心想中华地大物博，百姓人人生死系于一线，淳泥只是海外小邦，男女老幼却是安居乐业，无忧无虑，不由得大是叹息，心想中国山川雄奇，眼见者百未得一，但如此朝不保夕，还是去淳泥椰子树下唱歌睡觉安乐得多了。

这一日行近鸿图嶂，山道崎岖，天色渐晚，他心中焦急起来，催马急奔。一口气奔出十多里地，到了一个小市镇上，主仆两人大喜，想找客店借宿，哪知道市镇上静悄悄的一个人影也无。张康下马，走到一家挂着“粤东客棧”招牌的客店之外，高声叫道：“喂，店家，店家！”店房靠山，山谷响应，只听见“喂，店家，店家”的回声，店里却毫无动静。正在这时，一阵北风吹来，猎猎作响，两人都感毛骨悚然。

张朝唐拔出佩剑，闯进店去，只见院子内地下倒着两具尸首，流了一大滩黑血，苍蝇绕着尸首乱飞。腐臭扑鼻，看来死者已死去多日。张康一声大叫，转身逃出店去。

张朝唐四下一瞧，到处箱笼散乱，门窗残破，似经盗匪

洗劫。张康见主人不出来，一步一顿地又回进店去。张朝唐道：“到别处看看。”那知又去了三家店铺，家家都是如此。有的女尸身子赤裸，显是曾遭强暴而后被杀。一座市镇之中，到处阴风惨惨，尸臭阵阵。两人再也不敢停留，急忙上马向西。

主仆两人行了几里，天色全黑，又饿又怕，正狼狈间，张康忽道：“公子，你瞧！”张朝唐顺着他手指看去，只见远处有一点火光，喜道：“咱们借宿去。”

两人离开大道，向着火光走去，越走道路越是窄小。张朝唐忽道：“倘若那是贼窟，岂不是自投死路？”张康吓了一跳，道：“那么别去吧。”张朝唐眼见四下乌云欲合，颇有雨意，说道：“先悄悄过去瞧一瞧。”于是下了马，把马缚在路边树上，蹑足向火光处走去。

行到临近，见是两间茅屋，张朝唐想到窗口往里窥探，忽然一只狗大声吠叫，扑了过来。张朝唐挥动佩剑，那狗才不敢走近，只是乱叫。

柴扉开处，一个老婆婆走了出来，手中举着一盏油灯，颤巍巍地询问是谁。张朝唐道：“我们是过路客人，错过了宿头，想在府上借宿一晚。”老婆婆微一迟疑，道：“请进来吧。”张朝唐走进茅屋，见屋里只是一张土床，桌椅俱无。床上躺着一个老头，不断咳嗽。张朝唐命张康去把马牵来。张康想起刚才见到的死人惨状，畏畏缩缩地不敢出去。那老头儿挨下床来，陪着他去牵了马来。老婆婆拿出几个玉米饼来飧客，烧了一壶热水给他们喝。

张朝唐吃了一个玉米饼，问道：“前面镇上杀了不少

人，是什么匪帮干的？”老头儿叹了口气，道：“什么匪帮？土匪有这么狠吗？那是官兵干的好事。”张朝唐大吃一惊，道：“官兵？官兵怎么会这样无法无天、奸淫掳掠？他们长官不理吗？”

老头儿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你这位小相公看来是第一次出门，什么世情也不懂的了。长官？长官带头干呀，好的东西他先拿，好看的娘们他先要。”张朝唐道：“老百姓怎不向官府去告？”老头儿道：“告有什么用？你一告，十之八九还陪上了自己性命。”张朝唐道：“那怎么说？”老头儿道：“那还不是官官相护？别说官老爷不会准你状子，还把你一顿板子收了监。你没钱孝敬，就别想出来啦。”

张朝唐不住摇头，又问：“官兵到山里来干什么？”老头儿道：“说是来剿匪杀贼，其实山里的盗贼，十个中倒有八个是给官府逼得没生路才干的。官兵下乡来捉不到强盗，掳掠一阵，再乱杀些老百姓，提了首级上去报功，发了财，还好升官。”那老头儿说得咬牙切齿，又不停地咳嗽。老婆婆不住向他打手势，叫他别说了，只怕张朝唐识得官家，多言惹祸。

张朝唐听得闷闷不乐，想不到世局败坏如此，心想：“爹爹常说，中华是文物礼义之邦，王道教化，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，人人讲信修睦，仁义和爱。今日眼见，却是大不尽然，还远不如淳泥国蛮夷之地。”感叹了一会，就倒在床上睡了。

刚朦胧合眼，忽听得门外犬吠之声大作，跟着有人怒喝叫骂，蓬蓬蓬的猛力打门。老婆婆下床来要去开门，老头儿

摇手止住，轻轻对张朝唐道：“相公，你到后面躲一躲。”

张朝唐和张康走到屋后，闻到一阵新鲜的稻草气息，想是堆积柴草的所在，只听得格啦啦一阵响，屋门已被推倒，一人粗声喝道：“干么不开门？”也不等回答，拍的一声，有人给打了记耳光。

老婆婆道：“上差老爷，我……我们老夫妻年老糊涂，耳朵不好，没听见。”哪知又是一记耳光，那人骂道：“没听见就该打。快杀鸡，做四个人的饭。”老头儿道：“我们都快饿死啦，哪里有什么鸡？”只听蓬的一声，似乎老头儿被推倒在地，老婆婆哭叫起来。

又听另一个声音道：“老王，算了吧，今日跑了整整一天，只收到三两七钱税银，大家心里不痛快，你拿他出气也没用。”那老王道：“这种人，你不用强还行？这几两银子，不是我打断那乡下佬的狗腿，这些土老儿们肯乖乖拿出来吗？”另一个嘶哑的声音道：“这些乡下佬也真是的，穷得米缸里数来数去也得十几粒米，再逼实在也逼不出什么来啦，只是大老爷又得骂咱们兄弟没用……”

正说话间，忽然张朝唐的马嘶叫起来。几名公差一惊，出门查看，见到两匹马，议论起来，说乘马之人定在屋中借宿，看来倒有一笔油水，当即兴兴头头地进屋来寻。

张朝唐大惊，一扯张康的手，轻轻从后门溜了出去。两人一脚高一脚低，在山里乱走，见无人追来，才放了心，幸亏所带的银两张康都背在背上。

两人在树丛中躲了一宵，等天色大亮，才慢慢摸到大道上。主仆两人行出十多里，商量到前面市镇再买代步脚

力：张康不住痛骂公差害人。正骂得痛快，忽然斜刺小路里走来四名公差，手中拿着链条铁尺，后面两人各牵着一匹马，那正是他们的坐骑。

张朝唐和张康面面相觑，这时要避开已经来不及，只得装作若无其事，继续走路。

那四名公差不住向他们打量，一名满脸横肉的公差斜眼问道：“喂，朋友，干什么的？”

张朝唐一听口音，正是昨晚打人的那个老王。张康走上前一步，道：“那是我们公子爷，要上广州去读书。”

老王一把揪住，挟手夺过他背上包裹，打开一看，见累累尽是黄金白银，不由得惊喜交集，喝道：“什么公子爷？瞧你两个都不是好东西！这些金银哪里来的？定是偷来骗来的，好，现今拿到贼赃啦，跟我见大老爷去。”他见这两人年幼好欺，想把他们吓跑。

那知张康道：“我们公子爷是外国大官，知府大人见了他也客客气气。见你们老爷去，那是再好也没有啦！”

一名中年公差听了这话，眉头一皱，心想这事只怕还有后患，一不做二不休，索性杀了这两个雏儿，发笔横财再说，突然抽出单刀向张康劈去。张康大骇，急忙缩头，一刀从头顶掠过，砍去了他帽子。他挺身挡住公差，叫道：“公子快逃。”张朝唐转身就奔。

那公差反手又是一刀，这次张康有了防备，侧身闪过，仍是没给砍中。主仆两人没命价奔逃。四名公差手持兵刃，吆喝着追来。

张朝唐平时养尊处优，加之心中一吓，哪里还跑得快，

眼见就要给公差追上，忽然迎面一骑马奔驰而来。那中年公差见有人来，高声叫道：“反了，反了，大胆盗贼，竟敢拒捕？”另外几名公差也大叫：“捉强盗，捉强盗。”他们诬陷张朝唐主仆是盗匪，心想杀了人谁敢前来过问？

迎面那乘马越奔越近。马上乘客眼见前面两人奔逃，后面四名公差大呼追逐，只道真是捉拿强人，催马疾驰，奔到张朝唐主仆之前，俯身伸臂，一手一个，拉住二人后领，提了起来。四名公差也已气喘喘的赶到。

马上乘者把张朝唐主仆二人往地下一掷，笑道：“强盗捉住了。”跳下马来。这人身材魁梧，声音洪亮，满脸浓须，约莫四十来岁年纪。

四名公差见他身手矫捷，气力甚大，当下含笑称谢，将张朝唐主仆拉了起来。

那乘马客见张朝唐一身儒服，张康青衣小帽，是个书童，哪里象是强盗，不禁一怔。张康叫了起来：“英雄救命！他们要谋财害命。”那人喝问：“你们干什么的？”张康叫道：“这是我家公子，是去广州赶考……”话未说完，已被一名公差按住了嘴。

那中年公差向乘马客道：“老兄，你走你的道吧，莫管我们衙门的公事。”乘马客道：“你放开手，让他说。”张朝唐道：“在下一介书生，手无缚鸡之力，岂是强人……”一名公差喝道：“还要多嘴？”反身一记巴掌，向他打去。

乘马客马鞭挥出，鞭上革绳卷住公差手腕，这一掌便未打着。乘马客问道：“到底怎么回事？”张康道：“我家公子要去广州考秀才，遇上了这四人。他们见到我们的银子，

就想杀人。”说到这里，跪下叫道：“英雄救命！”

乘马客问公差道：“这话可真？”众公差冷笑不答。那老王站在他背后，乘他不觉，突然举刀搂头砍将下来。

乘马客听到脑后风生，更不回头，身子向左微挫，右足“乌龙扫地”，横扫而出，正中老王足胫，将他踢出数步。余下三名公差大叫：“真强盗来啦。”两个举起铁尺，一个挥动铁链，向乘马客围攻过来。

张朝唐见他手无寸铁，不禁暗暗担忧。乘马客却挺然不惧，左躲右闪，三名公差的兵刃始终伤他不着。那老王站起身来，抡刀上前夹攻。乘马客大喝一声，老王吃了一惊，一刀没砍准，乘马客劈面一拳，打得他鼻血直流。老王只顾护痛，双手掩面，咣啷一声，手中单刀跌落在地。乘马客抢过单刀，回手挥出，砍中了一名手持铁尺的公差右肩。他兵刃在手，如虎添翼，刀光闪处，手挥铁链的公差左腿中刀，跌倒在地。剩下一名公差不敢再战，不顾同伴死活，和老王两人撒腿就逃。乘马客哈哈大笑，将单刀往地上一掷，跃上马背。

张朝唐忙上前道谢，请问姓名。乘马客见两名公差躺在地下哼哼唧唧地叫痛，向他怒目而视，说道：“这里不是说话之所，咱们上马再谈。”张康拿回包裹，牵过马来，三人并辔而行。

张朝唐说了家世姓名。乘马客道：“原来是张公子。在下姓杨，名鹏举，江湖上人称摩云金翅，是武会镖局的镖头。”张朝唐道：“今日若非阁下相救，小弟主仆两人准是没命的了。”

杨鹏举道：“这一带乱得着实厉害，兵匪难分，公子还是及早回去外国的为是。在下也正要去广州，公子若不嫌弃，咱们便可结伴同行。”

张朝唐大喜，一再称谢。这几日来他吓得心神不定，现今得和一位镖客同行，适才又见到他武功了得，登时大感安心。

三人行走了二十几里路，寻不到打尖的店家。杨鹏举身上带着干粮，取出来分给两人吃了。张康找到个破瓦罐，捡了些干柴，想烧些水来喝，忽听得身后有人大叫：“强盗在这里了！”张康吓了一跳，手一震，把瓦罐中的水都泼在柴上。

杨鹏举回过头来，只见刚才逃走的公差一马当先，领了十多名军士，骑了马赶来。杨鹏举叫道：“快上马。”三人急忙上马。杨鹏举让二人先走，抽出挂在马鞍旁的单刀，在后掩护。众军士高叫：“捉强盗哪！”纵马急追。

杨鹏举等逃出一程，见追兵越赶越近，军士纷纷放箭。杨鹏举挥刀拨打，忽见前面有条岔路，叫道：“走小路！”张朝唐纵马向小路驰去，张康和杨鹏举跟随在后，追兵毫不放松。那公差大嚷：“追啊，抓到了强盗，大伙儿分他金银。”

杨鹏举见追兵将近，索性勒转马来，大喝一声，挥刀砍去。那公差吓得倒退。其余军士却挺枪攒刺。杨鹏举敌不过人多，混战中腿上中了一枪，伤势虽然不重，却已不敢恋战，双腿一夹，提缰纵马向前急冲，挥刀将一名军士左臂砍断。其余军士吓得纷纷后退，杨鹏举已回马疾驰。众军士见

他逃跑，胆气又壮，呐喊追来。

不一刻杨鹏举已追上张氏主仆，这时道路愈来愈窄，众军士畏惧杨鹏举勇猛，不敢十分逼近。

三人纵马奔跑了一阵，山道弯弯曲曲，追兵呐喊之声虽然清晰可闻，人影却已不见。急驰中前面突然出现三条小岔路，杨鹏举低喝：“下马！”三人把马牵到树丛中躲了起来，片刻间追兵也已赶到。那公差略一迟疑，领着军士向一条岔路赶了下去。

杨鹏举道：“他们追了一阵不见，必定回头。咱们快走。”撕下衣襟裹好腿伤，三人向另一条岔路急驰而去。

过不多久，后面追兵声又隐隐传来，杨鹏举甚是惶急，见前面有三间瓦屋，屋前有一个农夫正在锄地，便下马走到农夫身前，说道：“大哥，后面有官兵要害我们，请你找个地方给躲一躲。”那农夫只管锄地，便似没听见他说话。张朝唐也下马央告。

那农夫突然抬起头来，向他们从头至足打量。就在这时，前面树丛中传来牛蹄践土之声，一个牧童骑在牛背上转了出来。那牧童约莫十岁上下年纪，头顶用红绳扎了个小辫子，脸色黝黑，一双大眼却是炯炯有神。那农夫对牧童道：“你把马带到山里去放草，天黑了再回来吧。”小牧童望了张朝唐三人一眼，应道：“好！”牵了三匹马就走。

杨鹏举不知那农夫是什么用意，可是他言语神情之中，似有一股威势，竟然不敢出言阻止牧童牵马。这时追兵声更加近了，张朝唐急得连说：“怎么办，怎么办？”